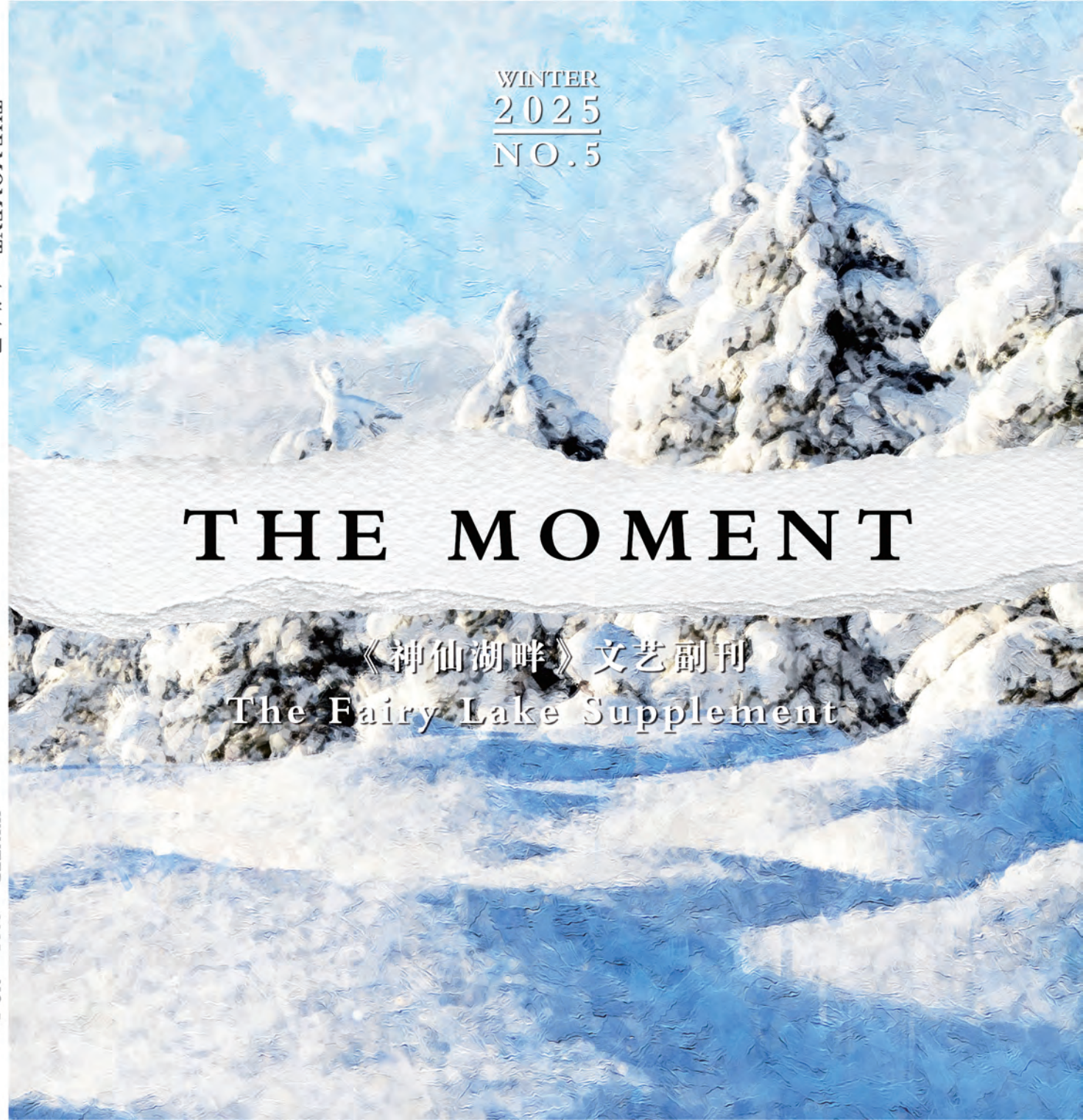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THE MOMENT
一字一刻

WINTER
2025
NO.5



WINTER
2025
NO.5

THE MOMENT

《神仙湖畔》文艺副刊
The Fairy Lake Supplement

THE MOMENT

一
字
一
刻

《神仙湖畔》文艺副刊中文刊名《一字一刻》乃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教学)林成川老师提供,“原句见于袁宏道《虎丘记》和张岱《虎丘中秋夜》,原意是唱戏,表演行腔,每唱一个字,长达一刻时间。也可以字面理解为每写一个字,需要一刻时间,或者写字如同雕刻一般用心”。

《神仙湖畔》杂志社出品

THE MOMENT

——《神仙湖畔》文艺副刊

Winter 2025 NO.5

主管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主办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下属《神仙湖畔》杂志社

出品人
马明霞

学生编委会

主编
北 海

执行社长
惠诗雅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副主编
李佳阳

学生主编
刘璐嘉 厚含书院 经管学院

英文编审
陈俊豆

编审
张芯仪 逸夫书院 理工学院
施清源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祝一寒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童 溢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中文编审
徐 涵 张筠尉

行政
叶未央 逸夫书院 理工学院
穆思慧 厚含书院 经管学院
吴诗彤 逸夫书院 理工学院

排版设计
吴 浩

宣传
伍彤悦 厚含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董迅羽 道扬书院 理工学院
陈贞呈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黄语妍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刘懿范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封面设计
吴 浩

栏目中英文书写
魏 禾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版权信息 COPYRIGHT INFO

版数 PRINT RUN: 500

二零二五年二月 Feb 2025

版权 COPYRIGHT: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联系我们 Contact us : fairylake@cuhk.edu.cn

声明：本作品版权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侵权必究。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by any means without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copyright holders and of the publisher.

目录

Contents

卷首语

发刊词	李博寒	01
编者札记：留下你的Moment	刘璐嘉	02

诗歌

秋	《神仙湖畔》杂志社成员接龙诗	05
不知	王侑欣	08
虫与灯	王侑欣	08
双脚落雨	吴王禾禾	09
Rain kept falling	Sissi	12
月华	林之源	13

散文

当人们谈起爱的时候，我会想起你	蒋子辰	17
雪落下的那一夜	张其嘉	23
何处是吾乡	陈 滢	27

评谈

明光中的一发子弹——由《狩猎》想开去	欧阳紫琪	33
极北的守望	叶翱宁	37
不确定性与迷失：教宗，哈姆雷特和加缪	周思祚	43

小说

夏娃夫人	晏铖熙	49
The Ballad of the Pirouette	Liv Amelia Fern	59

纪要

文艺副刊作者对谈会：“虚实交叠”与“眼眸映照”	69
-------------------------	----

发刊词

李博寒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助理教授(教学)

时间,是人类书写的永恒命题,古今中外、文人智者,概莫能外。

儒家知识分子希望通过立德、立功、立言达成“三不朽”,使自己名垂青史。尽管张岱调侃自己和其他人一样“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却也对一出好戏、一夜好月、一杯好茶“只可供一刻受用,其实珍惜之不尽也”感到无可奈何。但他用妙手把一个个瞬间,凝结成永恒,通过文字,传递给数百年后的我们。

这,就是一字一刻,是书写的母题,也是文字的力量。

在文字里,我们感受四季的轮转。云卷云舒,叶落雁归。月圆月缺,丹桂飘香。细雨无声,一如岁月无声。

在文字里,我们记录如何与时间共处。湖边散步,是把自己从时间流逝中抽离出来的小小放逐。雪季返乡,是过去与现在的交叠,熟悉又陌生,热闹却孤独。

在文字里,我们阅读他人和时间的故事。是随着时间推移从屠龙少年变成恶龙,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心怀澄净与悲悯,看白云苍狗,看沧海桑田。

在文字里,我们思考与未来相关的问题。被科技裹挟的人们,书写的尺度从可以企及的过去,可以抓住的现在,延伸到无穷无尽的未来。我们想象如何用科技重现过去,又如何让人突破时间的极限而存在。

人类希望利用时间,人类也渴望对抗时间。我们书写利用时间所得的滋味,我们也书写对抗时间无果的虚无。我们彷徨,我们挣扎,我们焦虑,我们无助。尽管如此,化用本期作品中的两句话:"Trapped in an endless cycle of nothingness, perhaps this isn't our grand moment, but it is ours to enjoy."与诸位共勉。

编者札记:留下你的Moment

刘璐嘉 学生主编

朋友,当你开始读这一行文字时,我便要感谢你。因为难得的,我们正在共享这个Moment。

春日又来,文艺副刊兜兜转转到我的手上已经是No.5了。小小一本方方正正的册子,五本叠起来也已是厚厚的一沓。捧在手里沉甸甸的感觉,就像自己抱着一箩筐各色各样的那些时刻,有一种平静的喜悦在心底升腾。

在杂志社的第二年已然过半,还会不时冒出一些对杂志的真实阅读量、纸媒未来的怅惘不安。直到在最近和主编北海老师的一次聊天中,我方才释然——《神仙湖畔》杂志社一直都在坚持着“热烈地讨论,忠实地记录”,我们是思考者,更是记录者。能够留下专属于这个时代的思考,留下属于我们的Moment,本身就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毕竟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劳劳碌碌,来去无痕。我们只身而来,撒手而去。因为什么也带不走,所以总是期望可以留下点什么。也难怪古往今来有这么多人想要留名青史,流芳百世。可在当今瞬息万变的世界,想要留下什么更是难上加难。我们有太多留不住的人事物景,就像昨夜梦中的蝴蝶,转瞬间就在记忆中消散。

用什么留下你的Moment?我想,也许是文字吧。

你此时此刻写出的作品,是你此时此刻心中所思所想的流露,到了彼时彼刻,这一切便再也无法复刻。文字赋予了我与过去某时某刻的自己对话的可能性。所以,何不把此刻的迷茫无措诉诸纸笔,让时间的洪流交给未来某刻的你来回答?何不把此刻的所感所悟挥毫写下,任凭光阴的快递随机邮寄给一位有缘的读者来品鉴?

请相信,文字可以帮你留下那个夏天,梧桐树,中山路;可以帮你留下那个夜晚,黄路灯,神仙湖;留下你跟千百年前伟人思想对话的一瞬,留下你对未来世事变迁的预言。

当然,《文艺副刊》会留下你的名字,还有专属于你的那个Moment。

詩 歌
Poetry

秋^①

风渐渐起

我望着云卷云舒

思念停驻于心

天气渐冷

我愿给你写信

夹几片红与黄的叶

飘落的是我的生活

字里行间留下我的痕迹

以痛苦所饰之生活

酸涩与苦闷成为常态

把我变淡

把我当死水渐暗

你问我

何不加入愉悦、希望和轻松炖煮

痛苦与希望

本就像八度的和弦

看似很近

听却高低、错落

难奏出金色音符

我望着北方

月亮悬在天上

连缀起满地苍茫

寒蝉声织起秋凉

落叶飘勾起离殇

我转向南方

吟唱时光漫长

秋风吹起我的发梢

蝴蝶停在我的唇上

低语

感谢你路过我的季节

落于我的身旁

①本诗歌由《神仙湖畔》杂志社在见面大会上接龙所得



图 / 刘璐嘉

不知

诗 / 王僧欣

我幻想 伫立在风的轮廓里
将这首小诗遥寄予你
我知道 你会拈起书的扉页
轻轻拂去上面的橡皮屑

九月二十日

虫与灯

诗 / 王僧欣

坐在树梢上
整夜整夜
更深处
邻人划亮了
一根火柴

一点，
一滴。
火星零落
半墙的树影
窗上的瓢虫

八月十四日

双脚落雨

诗 / 吴王禾禾

一.来

出走 并不是寻常的
有三只箱子 六只手 与三双脚
从脱离的伏旱 到更盛的季风
仿佛大雁 飞往更南方的冬天
我的日历 划去十月
和 母语脱开舌头 一样

我迎接 一条新而老的 河流
(双手端着 倾斜而下)
牵住纤细的
陌生的 行道木
仿佛消解 只需要一声
乡音“喂” 和迅疾的告别
浮在河流的时候
芒草滔天长起
一场雨 洒在面颊
妈妈 我在一场雨里 生养十月
最后落在一双脚上
走过唯一的泉水 唯一的
渴望
在五感之上 归于泥土
而一切潮湿秋

二.回

会说 山头有什么不同
甘蔗林
和 蓝色塑料袋一般的 湖泊 穿梭过枕木与隧道
如此几千里

倒伏的禾草 泛起水波
江水的每一重浪里 都有一尾 几尾鱼跳过
风凉在裸露的皮肤
丹桂开在昨夜 栾树落叶 然后
醒来

天空 近 还是远
秋是苦的
尝的时候 可以皱起五官



图 / 罗雯静

Rain kept falling

Poem / Sissi

The rain kept falling
Sunshine lay in fluffy cloud
Fallen sky into an oil painting
I'm inside as a tiny spot

The rain kept falling
Wind caress aerial root and leave
Umbrella turn bud to blooming
And rain drop down make chest wave

Shall I describe this a drippy dream?
Though it's full of real touch and feel

Snail run with bus shouting scream
Slender lane drag me to the living hill

Water jump in lake seems noiseless
But still wake fish from sleep tenderness
Can't you claim something eternal
Transient life move on way in final

The rain kept falling and glide down in the foggy air
If believe yourself then don't worry it will disappear.

月华

诗 / 林之源

辉月如雨落, 举樽对玉酌。
满聚却欲缺, 就木少一人。
琼浆逐客船, 仙露散白霜。
水遂月华生, 银缎跃青天。
天宫久空清, 邀我把阙游。
独踏碧波上, 回首顾盈亏。
孤峰旌旗残, 刀冷月更寒。
哀鸣惊归雁, 声碎泣杜鹃。
满洲震雷霆, 士死何家还?
金鸣无安宁, 凋碑眼欲穿。
安忍登宝殿? 宫门寂对开。
嫦娥舞河畔, 冷袖弄阴晴。
烈阳入闺户, 万物复融融。
龙车驾玉帝, 冠冕迎亲朋。
珍羞杂前陈, 圣宴金碧然。
后羿喜拥娥, 玉兔忙折桂。
泛舟渡三途, 船人话里闲。
纤绳吊渔火, 纸虹点月华。
内外街头闹, 南北明月圆。
曼花齐望月, 两生共相思。

2021年9月22日

念想始于9.18, 成于中秋后



图 / 刘璐嘉

散文
Prose

当人们谈起爱的时候, 我会想起你

文 / 蒋子辰

慢慢走, 慢慢走。

有风的时候, 湖面会生出波纹, 叶子会窸窸窣窣地响动。云缓缓地, 从天空的这边, 到那边。这距离间, 鸟仿佛是漫无目的地一遍遍穿过, 飞机也会穿过, 但是, 是目标坚定地, 留下一道道鲜明的白色轨迹。迎面走过来的陌生女孩子, 她瞟了你一眼, 从你身侧轻飘飘地走过去了。灰色的步行道延伸向了树之间, 两侧开始有了遮挡的枝叶, 湖开始若隐若现了。

你知道的, 再走一小段, 就能看清楚湖面了。还是那些鸭子, 树叶和云朵。

你很喜欢这个时候的自己。十八岁, 穿着衬衫, 自由自在的, 在大学里的湖边散步。在那短短的几十分钟里, 你可以不看手机, 不用在乎没回的消息, 没有压力, 没有那种毫无缘由却想哭的鼻酸感。在这几十分钟里, 你深深爱着你自己。

不论对于他人而言是如何, 对你来说, 这份爱是一种奢侈。在这几十分钟以外的任何时刻, 你明白的, 你讨厌自己。你拥有的: 坐下时无法忽视的叠起来的赘肉、由于青春期的疏忽留下的痘印、在不自觉的时候会凸出的嘴唇——你总是抿着自己的嘴, 恨不得把那厚厚的一层皮切掉一半。为了不让它在你无意时又失去控制, 你练习了很久, 让舌尖习惯紧紧顶着口腔上壁, 这样嘴就可以自然地合拢了。

但是, 我实在不愿提醒你的是, 如今在湖边自在散步的你, 嘴巴还是微张着, 凸出来的。“像是香肠!”, 说实话, 小学四年级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当面这样说过你了, 可你一直一直记着四年级的那个下午。那年你十岁, 还没意识到那么多让自己厌恶的容貌缺陷, 讲真的, 你甚至还挺自信的, 总爱照镜子。

四年级的一个下午, 你和邻居家的小女孩吵架了。她说, 你的嘴像是香肠! 从那一刻开始, 你才忽然意识到, 自己的脸上还有一个叫嘴巴的器官。对于你的脸来说, 它怎么看都不对劲, 它太厚了! 还总是微微张着! 从那以后, 你的每一张有所准备的照片, 嘴巴都紧紧抿着。再之后, 你又发现自己的头太大了, 头发长的话显得更大, 可头发短的话, 又显得脸长……八年之后, 你还是没想好应该剪什么样的发型。这时的你脸上坑坑洼洼, 好像剪什么发型都无济于事了, 你的损友就是这么跟你说的。

可我还是没忍住提醒了你。于是, 当你侧过头, 像电影里一样, 淡漠地从树叶缝隙中眺望湖面时, 你悄悄地抿起了嘴。

你大概能猜到, 这片湖周围几乎没有别人。你不会见到任何认识的人, 不会有任何人给你拍照。可为什么你会抿起嘴, 想让自己好看一点呢? 在你的心里, 这个世界像是一场巨大的综艺, 仿佛永远都会有双眼睛, 在暗处, 看着你的所作所为。

从很小的时候起,这种“被观察感”就是你所理解的“教养”的含义。老师常说“君子慎独”,于是这颗种子在你心里一点点地生根发芽。你希望自己看起来不让人厌恶,你希望自己看起来彬彬有礼。彬彬有礼的人是不会凸着嘴,总是一副猥琐的表情的。起初,这种“被观察感”还仅限于与人的相处,可随着你长大,它也日渐疯长,终于构建起了你的“楚门的世界”。早晨,你醒来,你要尽力去挑选一套有品味的衣服,把桌面收拾整齐——不是因为你喜欢干净,只是因为你觉得,人们会更喜欢干净的人。但你的脸上都是痘坑,怎么看都不干净。于是你买了素颜霜,但男生又怎么能化妆呢,所以你偷偷跑到厕所里涂抹。要是能够化全妆的话,你一定会化的,可一个男生戴着精致妆容出门,又会遭到多少笑话!你讨厌自己的脸,又讨厌它被装饰得漂亮的样子。你不近视,却总是戴着一副平光眼镜,因为那样能显得你的眼睛不那么小。你吃饭,坐车,去上早课。你不愿意举手,不爱接茬,哪怕你有很想说的话,因为你讨厌一个冒失、表达欲旺盛的自己。

可那就是你,冒失,表达欲旺盛。所以你常常会失去控制,不由自主地举手,发表自己的想法。失去对自己的控制,这是你最害怕的事情。所以你不敢喝酒,你不敢和喜欢的女孩子独处太长时间。你大概是喜欢和人们呆在一起的,但你更乐意自己呆着,因为当你一个人时,你更能感觉到对自己的行为的掌控,你能确保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符合你理想中的样子——要漂亮,要抿着嘴,要得体和礼貌。

这就是你如此享受这几十分钟的散步的原因。没有人在看着你,没有人会评价你,你能说,你喜欢关于自己的一切,一切!可从我提醒你抿嘴的那一刻起,你的这几十分钟也被打断了,摧毁了。真是抱歉,脆弱的你。可我想,假如你对自己的爱,羸弱到不敢让别人知道,它还算是存在着吗?湖边有风,叶子在动,它们给予了你什么样的感受?当飞机飞过的时候,当鸟飞过的时候,那轰隆,那吵闹,若是你发出的声响,你一定会十分羞愧吧。就像那天,你不小心外放了手机里的音乐一样。那个陌生的女生,你还记得她的嘴唇长什么样子吗?你慢慢地在路上走着,世界慢慢地路过你,就像你路过它、它们一样。你见过夜里的星星,你说得清,哪颗漂亮,哪颗丑陋吗?你也见过这世间的人,你还记得,有多少人你曾喜欢过,又有多少人你是真正讨厌的呢?你只讨厌你自己。

我知道,再过几分钟,再也不会有树枝遮挡你的视线了。你要心烦意乱地,把手机打开,边回着消息,边路过这片湖,这片相同的湖。在你低着头的时候,云还在轻轻地飘着,还是会有风,叶子也会轻轻地动。而我呢,我还是在你身旁,静静地看着你,局促地,自卑地,慢慢地走。现如今,我还是不能张开双臂,大方地,自信地,抱住你。你也还是那个你,你会在被爱时觉得不配,你会抿着嘴,走过十八岁。

只是,过去了这么多年,当人们谈起爱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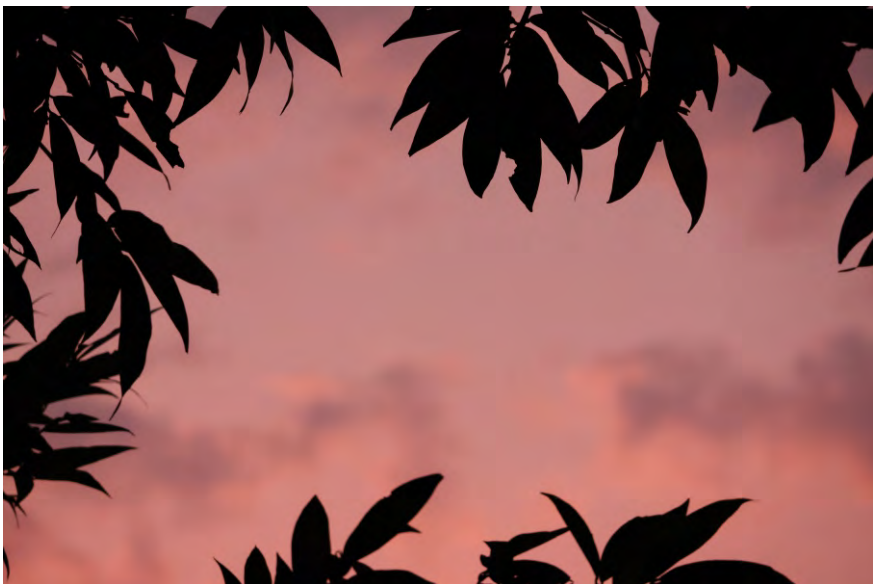


图 / 刘璐嘉

雪落下的那一夜

文 / 张其嘉

我的家乡下起了雪。这意味着冷雨落尽,意味着地球又一次旋转到某个地点。

彼时,聚会尾声,人群正零星散去。我离开空调房的冷气,走进亚热带湿热的夜,再走进等待末班车的人群。时值十一月,高楼大厦仍然灯光熠熠,人们裸露着肌肤,匆匆奔走或等待,一张张汗湿或脱妆的脸闪过我的世界。不过是一个寻常的夏夜,我们带着在各自脑中盘旋已久的迷思,在大都市标榜未来科技感的玻璃建筑里晕头转向,最后冲进地铁站。然后,陌生的面孔被组合在一起,像血液被泵离城市之心。而这其间总有一种沉默的喧嚣随着空气传递。

和这样一座城市相比,它的夏天显得过于有耐心。暑热就像车流和人潮,缠绵而没有断绝,因此绝无法通过天气来计算时间流逝。花谢得太迟,天黑得太慢,地球转得太漫不经心。与这些相比,我们更愿意按秒来计算电子广告屏,抑或追逐将在几小时后新发布的时尚单品。这是一种飘飘然的轻盈,似乎再急促一点就可以解决所有人生难题,而我不需要关心其他,也不再需要记忆。

我体会过孤独的滋味,今后也将重历。在几年前的某个下雪夜,我在房间角落悄悄听着一个过气歌手的专辑。在一片漆黑里,我用力把耳朵贴近,莫名地流泪,又莫名地想要一个人永远留在夜里。而最后,太阳照常升起。第无数次穿过庸碌的人群时,我决定,也许只要离开,离开侵蚀白日梦的寒冷,离开轮转不变的轨迹。

可今夜,一片雪以沉重的方式落下,融化在我的思绪里。一些梦如玻璃大厦的霓虹灯,投射的光晕消弭在海潮里。我总是迷惘的,而且是悲伤的。有一刻我停下脚步,在一盏路灯下站定,在午夜的热浪里不知所措地仰起头,想要回忆孩童时代迎接雪的姿势。可回应我的只有世界庞大而汹涌的阴影。

其时,我终于意识到,我已既不属于雪,也不属于北回归线。

跋:我抄夏宇访谈

记得那是今年三月,我第一次接触夏宇的诗和歌词,听的第一首是《乘喷射机离去》,听了上百遍。我记得有一天我问自己:“你的诗里总想要表现一些悲伤的事,你会不会写好玩的诗呢?”

从此我下决心要写一些轻盈的文字,这是此后贯穿很多夭折的草稿的主意。

这篇起先很短很中性,只有两段话,期间一直改,愈改愈长,最后变成了一篇短文章,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又变成一些悲伤的文字了。我到底会不会写好玩的诗呢?又,我专注的能力为什么这么差呢?

可今夜,我的家乡下起了雪,冷气飞越两千余公里撞击我的心。我突然记起这番花叶鲜妍,草木萋萋的景象本该枯叶落尽,记起阳光正远离北回归线,记起我的行星又一次旋转到宇宙的某个点。我畏缩地想念携带着时间重量的生命,然后我惊觉,原来此时,在电子屏幕不断闪烁的世界里,我又独自一人,无法再和谐地潜进沉寂的空气。

【1988/7 夏宇访谈】

记得那是1983年,杨牧在台大客座,开一门课叫《抒情传统》讲英诗,我跑去旁听。我记得下了课他问我:“你的诗里总想要表现一些好玩的事,你会不会写悲伤的诗呢?”我马上下决心要写一首悲伤的诗,这就是乘喷射机离去开始的主意。

起先很短很悲伤,只有四十几行,写完后一直誊,愈誊愈长,誊第六遍的时候,变成了一百三十多行,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又变成一首好玩的诗了。

唉,我到底会不会写悲伤的诗呢?又,我专注的能力为什么这么差呢?

但它可能是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首诗。不管,我坚持认为它是一首悲伤的诗。^②

②本文以余华先生的《第七天》为灵感,「影子之舞」与「羁绊之渡」两篇中的第一人称为书中主人公杨飞的视角。



图 / 蒲严博

何处是吾乡

文 / 陈 滢

儿时暑假因为父母都要上班,没人看护,常从北京跟着姥姥回陕北。他们家有两户房子,街左侧的称为“前头”,街右侧的称为“后头”。后头显然是新房,前头则是我姥爷没过世时就装潢完毕的,那时候我妈还在上中学。表姐喜欢带我来后头待着,这里没有他爸和街坊的谈话,没有电机的轰鸣,有的只是早上八点钟准时被三轮载着从扩音器里传来的“豆腐,万寨豆腐”,然后紧跟着一段二胡版的《九九艳阳天》。早上起床后,跟着表姐到前头“报个到”,喝一袋在锅盖上热好的牛奶,然后在姥姥的吩咐下去隔壁的烧饼铺买两个刚出锅的烧饼,一个白糖饼子,一个油旋。我拿着白糖饼子边啃边往家走,热气腾腾的烧饼还稍有些烫口。回到前头,卖碗托的也来了,姥姥说来二两,那商贩就给我们切二两,盛在刷得锃亮的不锈钢盆里,拌上黄瓜丝,倒上红油,放点冻豆腐,色香俱全。

有时候日上三竿,舅妈让我上楼叫我表哥去。他包着被子背对着门口。我咽了咽唾沫,连叫他几声,马帅哥哥,起床了。他或是稳如泰山,或用浓浓的起床音随口答应道,哦,哦,起来了。等我下楼去,他妈问,起来了吗?他迟迟不下来。这时候就轮到他妈上楼数落他了。

那时他大概十七岁光景,还没有自己的手机,蹭他爸的手机——我妈的旧手机,将将能用来和微信群里的亲戚们拉拉家常。那手机一直在唯一的充电器上插着,他下楼来,趁他爸在前屋或者去别的村镇修电机,呃呃嘴刷一会。他爸、他妈或者他奶奶会出其不意地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旧木门,骂他玩手机,叫他上楼学习。他爸骂他,他回呛几句;他妈骂他,他皱皱眉;他奶奶骂他,他说,哦么;最终都只好放下手机。

他有时候也到后头去,我一般在那写作业。写不下去作文的时候,我就撕下一页作文纸,开始叠青蛙。叠青蛙需要两个正方形大小的长方形,而作文纸是A4大小,所以不断用边角料叠的青蛙会越来越小,蹦得也越来越高、越来越远。我叠得起劲,他就在旁边看我叠,顺便帮我测试每个青蛙的性能。我叠了一箩筐,把他们从大到小摞起来,真像和和美美的一大家子。他见了这支青蛙大队赞不绝口。我们那天测试出了一只跳得又高又远的赛级蛙王,小小一只,我爱不释手。一个不留神,所有青蛙都不见了——我焦急地问了姥姥,她说那堆青蛙都拿去垫锅了。

更多时候是在前头的楼上,我坐在硬邦邦的床上,看着他的背影。写字桌上放着不知谁用一个个纸三角插砌成的笔筒,里面插着几支用旧的碳素笔和笔芯。拉开书桌柜子,就看见一摞花花绿绿的本子,扉页上写着“祝贺马帅同学在某某比赛中取得一等奖,特发此奖,以兹鼓励”云云。

他一边做数学一边把题目念出来,什么根号,什么阿尔法。屋里随着日落暗下来,小镇上的人们不开灯,任黑暗中的苍蝇肆意 in 炕上枕边飞舞。楼下噼里啪啦烧着煤炭,鼓风机嗡嗡作响,大人们翻着我听不懂的旧账,什么邻居偷了他们刚买的煤,工地上的哪个包工头又赖账跑路……表姐不知去哪个热闹处逛去了,不然这时候姥姥要么叫她带上我去对面街买个烤肠,要么我们就蹲在门前玩消消乐。只有楼上有小小一方天地被台灯照亮。我看着日头从颤动的枣树枝上、从屋外汹涌的河水边沉下去,他读题的声音也渐弱了。

一次我在楼下闲待,他拿着一本杂志,指着上面的一则笑话给我看。上书道:“夫妻二人在医院里准备生产。医生说:‘我们有最先进的分娩疼痛转移技术,可以把妻子的疼痛转移给丈夫。’二人欣然同意。转移开始,不断加

码。加到百分之五十，丈夫竟毫无痛苦，自信要求加到百分之百。果然丈夫安然无恙。于是夫妻二人顺利地完成了分娩。等他们回到家，看见门口的快递员口吐白沫躺在地上。”彼时的我尚处在连贴画被表姐抢走都要委屈得大哭一阵的年纪，哪懂快递员口吐白沫意味着什么？他乐不可支，我却不知所云，疑惑地看着他。他问，没看懂？我看看那页，看看他，摇了摇头。他让我再看一遍，我依然百思不得其解。他只好笑笑。

姥姥嫌我们无所事事，就把我们赶到外面去转转。夏日茵茵，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也冒出野蛮生长的青草。我看着磨盘缝隙处零落的黄豆，看着粗糙石板上岁月的痕迹，看着驴蹄子在黄土上踏下的一个个浅坑。他站在山丘之上，和他的同学慢悠悠地踱着步、聊着天。每每回想起这般场景，耳畔就响起那首悠扬的信天游：

蓝格莹莹的天上飘着一疙瘩云
一阵圆
一阵扁
一阵又像额的脸
额大说额是个八成瓷疙瘩
咋价问
咋价答
咋价敲不出一句话

可我不是黄土高原的二后生。我对他们说，我不是佳县人，不是宝昌人，也没有理由成为北京人。我成了小镇的弃子，大城的孤儿。我看着他，脚下是黄土，头上是青天，这里的一切都属于他。我茫然地站在这里，不属于任何一片土地。



图 / 贾涵

評談
Criticism

明光中的一发子弹——由《狩猎》想开去

文 / 欧阳紫琪

森林里的鹿无法直视透过枝丫的滚烫晨光,令人心惊的坦荡身影,响彻天际的一发子弹,如此圣洁而伟岸的一次猎杀,逼扼它的喉舌,呐喊与呜咽都梗塞在心里。

电影《狩猎》围绕着小女孩卡拉与幼儿园老师卢卡斯的故事展开。影片开头二人并肩而行,卡拉当心着砖缝,卢卡斯注意着前路。于是首先被纵横交错的细网所绊倒的,是卢卡斯自己。卡拉被引导着“控告”卢卡斯性侵犯的同时,人们借由上帝光环极其幸运地扮演了一次判官,施行这再正当不过的道义权力,干净利落地猎杀着罪恶。从而无论是超市老板抑或是幼儿园园长,甚至于卡拉的父母,均于展示判决的表演中收获着道德读本中的模范快慰,就仿佛平安夜时幼童荡漾灵魂澄澈歌声,从未把人们如此近得带至天父门前。

而我却愈发觉得,喧嚣到不容异议的快意恩仇背后映射的似乎并不是理直气壮,而是心有亏负。在这个被塑造和宣说得愈发开明、平等与包容的社会中,人们似乎能挺直着腰杆自在行走,平置着双眸磊落看人。权力的魔爪隐隐于黑暗的一隅一角,被心照不宣地忽略着,被谈笑风生给掩饰着,似乎喧闹会将恐惧逼退,实则冠冕堂皇,欲盖弥彰。影片展露出经由接二连三的小疏失被实证的恶,于避无可避的景况下,引出如此张狂又怯懦的众生相。

疏失起始于未及反应便被投入密林的女孩卡拉。论裹在厚厚毛毯中的卡拉怎样真正地被伤害,其实要溯回到顽劣兄长施施然举起情色电影中硕大阳具的那个瞬间。王尔德讲:“一切都关乎性,除了性本身。性关乎权力。”作为权力表观的性幻想投影到荧幕上,鲜血淋漓地揭示着观念的残忍与观念的力量。观念与驯鹿一同小心地藏匿到森林里,狩猎者大展拳脚,驯鹿的挣扎与反抗被暗色隐没。不知是否拥有狩猎证的兄长对卡拉炫耀着自己的特权,没有重要的因由,没有自觉的预谋,只为说明“我可以”,附带一个天真而任性的微笑,然后愉快地忘记这件小事。我想这是“权力的一次小小任性”,经由兄长的行为在卡拉精神世界与观念世界引发的可能畸变或许引起细若游丝的一声惊呼而无从察觉,缩在墙角遁入白日梦的小小女孩总处于“被交托”的状态,家庭关系中的阵阵忙音给了更大权力席卷而来的可乘之机。

赤手空拳地走入密林的卢卡斯则是忽略友人的劝告,纯然无虑地释放善意。作为幼儿园老师,他与孩子们的关系一向是无从指摘的亲密。然而卡拉与卢卡斯的关系则由于性意象的介入而沉陷于危险地带。在卡拉稚嫩幻想的爱意遭到后者的理性拒绝后,她被迫习得而无从消化的粗陋直白的性,幼童的直觉下,完成了化解失落与怨怼的唯一报复。性侵犯的沉重指控就这样施于卢卡斯之身,而无人相信孩童会说谎。极具引导性的询问衍生出雪花片般对于卢卡斯的指控,成人们纷纷操刀下场,在实证不足的情况下轮番享受着私刑的快意,一钉一斧,铸就卢卡斯的血十字。

电影名《狩猎》其实像是古维京时代大型的献祭戏码。地下室的颜色与陈设是孩童接受问询之时急中生智的想象力体现,为了迎合懂事、天真、诚实这些标尺,这些装饰帮助成人完成了关于连环罪案的一切构想,扮演被鹿吞吃的苔藓。而卢卡斯作为送上门来的一只鹿,锚定了所有猎枪的指向,猎

人们擦枪上膛,走入明光。文明时代的价值光耀射入密林缝隙处,将所有鲜活的个体化为模糊不清的剪影,形成掩护。枪响乍起,鹿避无可避。严丝合缝的狩猎大戏就此完成,看似处于主导地位的猎人们也成了样貌不明的剧本角色。这台戏背后唯一真实的情绪便是恐惧。就像急切于伸张公义的人们对孩子们引导得出的话语那样,从暴露癖到强制性行为,从幼儿园到地下室,从熟稔不过的邻家到十恶不赦的罪人,触目惊心的案例与范本横陈在广阔世界,发生于每时每刻。精致少女房思琪的泥沼似乎昭示着,先进时代引以为傲的文明更多时候成为了灯下黑的第一帮凶,对敏感话题恰到好处的缄口,对私人领域不容置疑的尊重方便了肆无忌惮的施暴与抑声。人们知道无处不在的罪恶正如丹麦森林高蔽的枝杈与层积的黄叶,便胆寒着集聚在极昼光芒透进之所,自拥猎枪,引吭高歌,快酒醉梦,似乎宽容和驯的道德箴言与高声自省的神圣习俗总能荡涤那平日只敢斜睨的暗洞,便且不去管它。然而,人们心中澄如明镜的是结构性不公所带来的恒久压抑与潜藏风险。既期求不时享受天平另一边特权,又不时回过头来,惶惶然担心自己与亲爱之人被放上案板。在这矛盾常态被疏失挑破而漏出近在咫尺的丑恶后,恐惧如极夜一般涌上心头,人们在群体关系中彼此赋权,迫切地寻求替罪者,以理想正义的再演绎来返回确证正义之存在与不可撼动,换取安全感以赎回惯常的生活。

故而在我看来,卡拉与卢卡斯的和解是两头鹿的同病相怜。他们作为权力意志的受害人,在影片接近尾声时相隔着地砖如罗网般的繁复花纹,向彼此投去深深的一瞥。卡拉还是个小孩子,她以苔藓的身份状似清白地参与并围观了这场狩猎大戏,鹿逃离网罗的挣扎惨状使她窥见了台本背后的恶意。她不敢再上前一步。受伤最深的卢卡斯却勇敢地选择向前,抱起卡拉,帮助她来到彼岸。岁月冲淡了他的冤屈,在狩猎大戏中粉墨登场的狂人们却再也不敢看他一眼,半透明的人生似乎宣告了某种愁云惨淡的颓唐。我作为一个观者,泪尽之后,还是乐观地期待,趟过浑水的卡拉以及荧幕之前的你我未必选择在苔藓,猎人与鹿的生命中自我禁锢,而是继承卢卡斯呐喊与抗争的勇气,尝试着离开狩猎巡回上演的戏台,去努力探索属于自己的另一种可能。

极北的守望

文 / 叶翱宁

应迟子建老师之邀,我决定去她的笔下走一遭。

于是我攥着书页翻就的车票,乘着方块字串成的火车,一路向北,踏上那片素未谋面,却遗失在岁月里的乡土。

——极北的泥泞,衍生精神的思索——

不觉已至哈尔滨地界。那是融雪的一夜,春意被一点一点化开,寒流、冷月和霜花等来了曙曦的光临,也迎接着我这位异乡客的到来。而此前的我,对这里的印象,却仅仅停留在俄式街巷的熙攘与冰雪世界的绮丽。

迟老师在这座城工作,她对我说,出去走走吧,你会和泥泞不期而遇。

的确,哈市的泥泞糅合了孩童的嬉笑和燕子的呢喃,但怨我浅陋,未曾觉察出其与南国的具体差异。然而,迟老师对它的理解颇为深刻,她说,“这种浑然天成的泥泞,映照雪的脆弱和消失,映照着北方人民跋涉其中的艰难背影,映照着白山黑水间的苦难和屈辱”,“泥泞诞生了跋涉者,它给忍辱负重者以光明和力量,给苦难者以和平和勇气。一个伟大的民族需要泥泞的磨砺和锻炼,而当我们爱脚下的泥泞时说明我们已经拥抱了一种精神。”

迟老师的谈吐沉静、从容而富有诗意,我也跟着沉浸式体验了一番来自极北的精神滋养。

走过这片烟火里的泥泞,她带着我去往火车站,准备继续向北,邀我去她的故乡北极村。途径一条十字街,映入眼帘的是闪烁着的红绿灯。我能从迟老师的眼波里看到微微润湿的记忆的升腾。我深知红绿灯的背后,映射着竞速的追逐,其后纵使掠过天际,也远隔了万水千山,唯余此岸与彼岸,遥遥倾诉。那些年的哀愁和泪水,或许一概向心田流去,只是,只是。

——极北的列车,承载落潮的哀愁——

我们继续踏上北行的列车。我不禁问迟老师,对于爱人的车祸,您怀有怎样的感念。的确,事故发生起初她近乎悲痛,含着泪,乘着这趟北行的列车向故乡奔去。“我想把脸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开篇或许便是她的心灵写照。然而,接下来她的回答再度令我震颤,我愿称之为一场关乎生命哲学的洗礼。她认为爱人的心中“一直亮着一盏颤动着的绿灯,他是一个疯狂的旅人,只知道向前赶。”

“我想,人生是可以慢半拍,再慢半拍的。生命的钟表,不能一味的往前拨,要习惯自己是生活的迟到者。随遇而安,随缘而行。随风而舞,随雨而歌……我们要给自己多亮几盏红灯,让生命有所停顿,有所沉吟。这样的红灯,就是我们生命中不熄的火焰!当生命的时针有张有弛、疾徐有致地行走的时候,我们的日子,才会随着日升月落,发出流水一样清脆的足音。”

听到这里,我承认我的心跳漏了一拍。爱人去世,她的哀愁如潮水般奔涌,而此时此刻她的哀愁已经落潮,涛影里是她且行且慢的生活姿态,和汨汨涌动的生命能量。我将这个小小的比喻告诉了她。

她却认为这不完全准确。她说,哀愁从来不是颓废的代名词。真正的哀愁其实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是包揽着触手可及的梦想的,是可以让人生长智慧、增长力量的。于是对生命哲学的思考,显然也是一种哀愁。所以,她心灵的哀愁永远不会落潮,反而在持续涨潮。只是,只是这个世界的哀愁之美,正在落潮,正在被扼杀。

“是谁扼杀了哀愁呢?是那一声连着一声的市井叫卖声,还是让星光暗淡的闪烁的霓虹灯?是越来越炫目的高科技产品所散发的迷幻之气呢,还是大自然蒙难后产生的滚滚沙尘?……我们所创造的那些被标榜为艺术的作品,要么言之无物、空洞乏味,要么迷离倪荡、装神弄鬼。”

确乎如此。环顾车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咫尺间的唠嗑,被难以逾越的电子屏隔成奢求。在这趟返乡的列车上,人们仍然疲于应付忙不完的工作,或是在海量信息的接收中变得茫然和焦渴。这何尝不是一种哀愁的扼杀。

在这种淡淡的哀愁的笼罩之下,迟老师还和我聊那弘一法师的绝笔“悲欣交集”,就算遁入空门也难免俗世的情怀;聊残缺的人与事往往天然地拥有真理,而健全的我们则显得虚伪而无用,将既定的价值观奉为圭臬;聊想象的力量,“去饮天河之水”;聊怀旧和憧憬“必要的丧失”;聊艺术的流产,“许多笔在面对白纸时贫乏无力”;聊个性化文学话语体系的建构,方能在“晚风中眺望彼岸”……

其实我无法奢求哀愁长存。和迟老师的谈心,就是在落潮的哀愁中掷一颗石子,不论是乍起波澜,还是漾开涟漪,只要哀愁犹在,人类最深处的情感渊源就不曾断流。

不知不觉间,我们抵达了本次列车的终点站——漠河北极村。

——极北的乡野,萦绕深沉的眷恋——

北极村,是迟老师的故乡,更是她的灵魂皈依。一年中她在哈尔滨工作的时间,其实是抵不上她回归乡野的时光的。正如她所说,在城市里她的热情是惨淡的,是浮嚣的,生命力是深藏在心坎的;而返乡后她能拥抱熟悉的山川湖海日月星辰,她的心灵世界没有枷锁,她是灿烂的,她所迸发出的激情和热量更是惊人的。只是,只是,“好时光悄悄溜走”,那些曾经每每浮现的回忆,已然无法在肉眼上触及。父亲的学校已然坍塌,童年的屋舍也成了断壁颓垣,“雪天音乐”早已消逝在风中,“木器时代”在无节制的砍伐与破坏中宣告落幕。好在心灵仍然在这里扎根,魂灵永远是极北的魂灵。黑龙江在微弱地呼吸,拈花的笑影不曾褪色,年货不曾被搁置,“原来姹紫嫣红”,依旧开遍。

她说,“北极村的生活有着它说不清的一股风味,那风味就像夏日岭上的野菊花一样朴素而又明亮。”我尤其喜欢这个精巧的譬喻。

迟老师带着我爬山,据说这是大兴安岭的一脉,坐落在额尔古纳河右岸。那一夜,极光翩然跃出,迈着轻盈的步履,快意地舞动。泼墨般的夜色里纷飞着她斑斓的水袖。她笑靥如花,明媚着这片乡土。地上的篝火亦明媚着,熊熊地燃烧。见我看的入神,迟老师说:“要不要听个关于这片土地的故事?”我欣然应允。望着这团火,她低语:“我是雨和雪的老熟人了,我有九十岁了。雨雪看老了我,我也把它们给看老了……”我深知,在这片土地上,她代表一个神秘的游牧民族,道出了他们亘古的守望。只是,只是……

她的叙述是对大自然由内而外的敬畏。“在我看来,风能听出我的病,流水能听出我的病,月光也能听出我的病。病是埋藏在我胸口中的秘密之花。”她从襁褓到残年,从辗转于自然山野到被迫逐出山野,跌宕的一生见证了多少幕生离死别,也见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演进。或许是迎接新生已成家常便饭,或许风葬、裹白袋于山野的举动太过寻常了,这种浪漫主义的生死观为人们打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一种难以言说的对生死的悦纳。同时,现代文明的路指引他们通往山下,通往高质量的就业、教育、医疗;可是圣洁的月光依然朗照,成群的驯鹿指望他们的迁徙,朴野的岩画也不曾被风干,白桦树上额尼的那件山鸡的舞裙又封存了多少风花雪月……

鄂温克族文化凋零的哀愁,只是一层;更令我钦佩的,是迟老师真正做到了身临其境。她不仅仅是旁白,她更是在这片土地上走过了漫漫的山河岁月,亲历了这段故事的开头结尾,再用温热的眼神摩挲苍凉的灰烬,让篝火长明。

深切的探寻,深沉的眷恋,深邃的思考,深挚的守望。

迟老师属于这片土地。在极北之境,她守望着,守望着。

于是,极北的文字不老,灵魂的乡土永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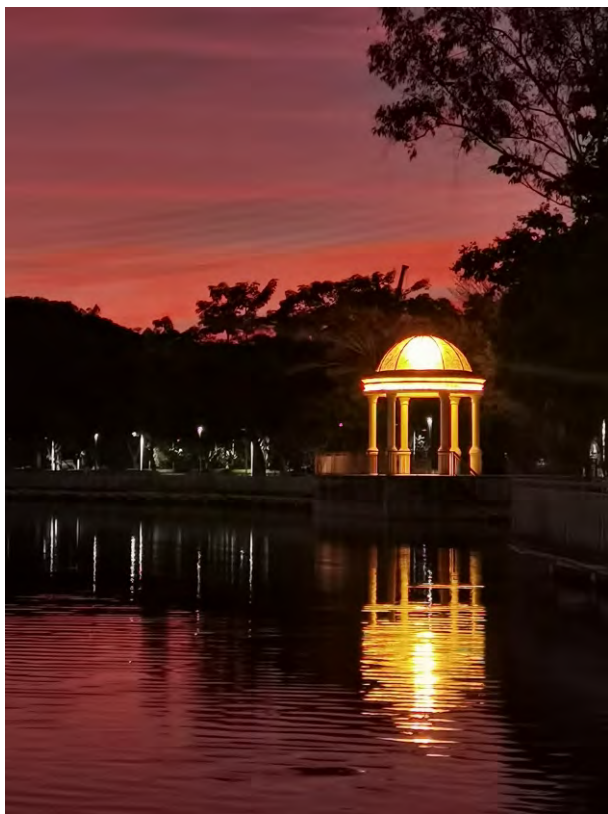


图 / 贾涵

不确定性与迷失：教宗, 哈姆雷特和加缪

文 / 周思祚

宗教改革之后, 西欧社会加速了信仰与思想确定性的解体。然而时至今日, 不确定性与迷茫早已超出了宗教或是地域的界限。在《教宗的承继》、《哈姆雷特》与存在主义中, 我们不约而同看到了这样一副关于迷失的画像: 虔诚的主教、忧郁的王子、渺小的个体, 全都迷失在了凌乱的时代里。当我们注视着这些令人着迷的“圣像”时, 我们也不知不觉成为了一幅更广阔社会图景中的一部分。

《教宗的承继》在一股巨大的不安定情绪中展开。天主教内部的腐败激起呼吁改革的声音。世俗的呼声要求天主教接纳世界的发展, 女性的权利与性少数群体的利益应当同样得到承认。在影片中, 主张改革的主教方济各质问教宗——为什么我们要竖起一道墙, 隔绝天主教与世俗世界呢?

这一比喻的精彩之处在于, “推倒一堵墙”在现代社会中总是充满吸引力, 不论是推倒柏林墙或是推倒心中的墙。但当越来越多的围墙被推倒时, 人们也毫无防备地被暴露在不安感之下。当圣经的内容被随意阐释与修改, 以至于沦为时代发展的附属物或副产物时, 信徒还能依赖何种确定的价值呢? 当神性的指引与世俗的选择发生激烈冲突时, 单一的价值追求失去了其背后的确定性。正如荣格所指出的, 新教的情况可能比她们的对手更加糟糕。新教裁撤了信徒与上帝之间的中介, 新教徒被迫直面自己的内心。当繁复、腐败的宗教仪式一一离场后, 信徒看见的并非一个干净圣洁的房间, 而是一个支离破碎, 混乱迷茫的空间。因此当牧师退场后, 精神分析师迎来了她们的时代。

而忧郁的王子借霍拉旭之口留下了一句脍炙人口的追问: “生存还是毁灭?” 这句著名的追问不仅留下了丰富的文学解读, 更揭示了哈姆雷特不安的心境。事实上, 整个故事就是在这样的基调下展开的。年少的王子首先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谁杀死了他的父亲? 新王推卸自己的责任, 承诺哈姆雷特以继承的权利; 父亲的鬼魂却指认了凶手, 意图将哈姆雷特送上一条复仇的不归路。在爱情中的问题是, 奥菲莉亚究竟是哈姆雷特的爱人, 还是波洛涅斯的女儿? 一切的不确定性最终指向对哈姆雷特整个生命的质疑: 在暗藏阴谋的比剑中牺牲是正确的选择吗? “英雄”的故事值得被传颂吗?

当我们考察哈姆雷特所处时代的年代, 会发现其正处于神学社会与世俗社会的交界处。在黑格尔的语境下, 哈姆雷特作为哲学意义上的“现代人”, 正第一个遭受迷茫的苦痛。在哈姆雷特开始反思父亲“鬼魂”的真实性时, 他真正与古代的英雄人物区分开来。人将自身从信仰与迷信的控制下解放时, 却陷入了理性的迷惘。

加缪用存在主义彻底地揭开这个世俗社会的遮羞布, 一个世俗社会下迷茫的男男女女被生动地刻画。在他看来, 现代人用来对抗不确定性的一种方法是采取“哲学上的自杀”——放弃对自身存在和价值的思考, 以精神的毁灭换取确定性的回归。如果我们更现实一点——将目光放在校园里, 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生活方式的生动诠释: 人们被社会选定的价值支配青春, 麻木地服从他者对自身绩点的期许。

对此, 克尔凯郭尔的观点又是什么? 或许他认为救赎之道就在这般的麻木与毁灭之中。我们应当追寻的状态既非不加反思地对某种社会强加的价值观念的服从, 也不是茫然痛苦的焦虑与不安, 而是一种综合却超越了这两者的精神状态: 在自主反思后认定并从属于一种更高价值。换句话说, 这是一种从思想再度转向行动的跨越。对此问题, 黑格尔的一个巧妙比喻是这样的: 如果你想要学会游泳, 你永远都不能做一个只思考的旁观者; 你真正要做的是跳入水中, 感受周遭环境的改变, 这样你才有机会彻底学会游泳。这一思路同样适用于我们对待爱情的态度: 坠入爱河本身就是一件非理性、仓促且鲁莽的行动。但恰恰是当我们义无反顾地走向一个仓促选择, 甚至是选择用一生捍卫这段感情时, 相信的力量才真正从不确定性中开枝散叶。



图 / 刘璐嘉

小説
Novel

夏娃夫人

文 / 晏铖熙

(一)

走廊上充斥着巴斯消毒液的味道。

阳光剥落了新砌的水泥色,从铁窗的罅隙里跌落下来。护士的鞋跟有条不紊地作响,清晰的节奏宛若怀表里的秒针,一丝不变的运转着,却逐渐放大……

“0311号病房,例行查寝了。”

女孩身着纯白色的护士服,声音甜美而平和。

比起身后酸黑的电视屏幕,女孩全身上下透露出一股说不清的明媚:黑色长发,稍显尖的下巴,水果一样的脸庞,其实放在任何一个场合,这,都很容易让普通的中年男子心动。

但对于老李来说,这些甚至不至于催促他抬起那双半眯起的眼睛——按男人自己的话来说,他早就不记得自己到这里多久了,闻到消毒液的感觉,甚至比刚出炉的可颂更加亲切。想到这里,老于哆哆嗦嗦地用手将卧倒的身体撑起,蓝白衬衫的病号服耷拉在一侧。

他的耳边果然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李先生您好,这边注意到,今天还是没有拨通我们的电话线,我就主动过来看看有什么需要帮您的。”

老李极其不耐烦的看向床边的座机电话,纯黑的机身将女孩衬托成了白色玫瑰,但仍然无法让他感受到亲近。

但见女孩娴熟地用指尖从怀中拍出一份病例报告,依旧用那个甜美而平和的声音读到:“西元2023年8月10日,0311号病房17号病人,病因:钢铁倾轧导致的脑神经受损和下位肢体瘫痪,初步考察于工地……”

那声线极其平静。好似没有任何水纹的海平面。

令人奇怪的是,老于的脑海中清晰地记得几个零星的片段。

他费力地调动手部的肌肉,勉强够到了床头柜上的凉茶碟子,脑海中顿时浮现了“菲利德理工学院”的字样,随即迎来涨潮一样的头痛……

“目前阶段确诊为依旧具备自决主权意识,不建议……反对采取过激的应急措施……”

冰冷的茶水灌入咽喉,一张女人与孩子的合影在脑海里飞快的闪过,对了,孩子在国外读大学本科……妻子?那个憔悴的身形似乎已经被现实压垮。他试图调整模糊的视线,但眼前却是一片暖洋洋的白昼。

“……观察阶段仍然不具备使用电话线的主动性,对于配备的彩色电视,娱乐新闻,感官刺激,一律不予接受,电视使用时间……很不乐观……”

工地失事,工伤自费,收据与支出,黑色,红色,不同纹案的信用卡,银行债务的催款,再一次突跃到他思绪的中心。这一次,似乎回忆地更加真切……

“……依旧保有,对现实世界的大部分清醒认知,但不完整,缺乏对……外在信息的黏性……”

像往常一样,昏昏沉沉的嘟囔过后,老李失去了对护士报告的全部印象,那些所谓的指标瞬间磨灭成了斑斓的色块。

“我想见我的妻子和孩子。”他照例说到。

“李先生,要是有任何问题,电话联系。”她照例说到。

（二）

这个房间内唯一的液晶屏幕,就是电视。

老李自然不会知道他昏睡的期间会有人专门打扫——在这样一尘不染的房屋中养病,很容易让人丢掉时间概念。

原本苏醒时的无聊阶段,他是可以通过回忆那些零碎的片段来克服千篇一律的养病日常的,但越来越完整的记忆碎片却让他陷于恐慌:他已经想起了自己城市打工人的身份,儿子未念完的大学,无法负担的医药报销,以及身心俱疲的妻子。

3450.8元的余额,以及224000元的医疗欠款。

他从未在病例报告里听到自己的康复状况。

“您需要的是安心调养。在这之前,您哪儿都不能去。”这是护士的原话,声音甜美而平和。

但是他愈发清醒地认知到自己的家庭正面临抗不住的危机,自己,自己必须要……

“在安心调养之前,您哪儿都不能去。”女孩又重复了一遍,这一次,语气中多了撒娇与嗔怪。

暖洋洋的白昼消失了,一个自己接触不到的女人,皮肤苍黄,眼角的褶皱里溢出了藏不住的疲惫,拖着磨出血泡的脚底板,在滚烫的路面上声嘶力竭——

场景顿时切换,现在是穿着洋人西装的青年,身后是精装打扮的富家子弟,他却被院长大声地呵斥——

场景再一次切换,女人,青年,女人,青年……

“但如果您需要任何帮助,可以使用电话联系。”她每次都会积极地补充到。片刻之后,他思绪稳定,再次环顾到了囚禁自己的病房。

显然,老李自认为已经被逼到了骑虎难下的死角。明明清晰的意识到自己溺在海里,身后还有一条吞噬性命的虎鲸,又明明知道危险在一步步靠近,明明知道逃不过被牙齿撕裂的痛觉,那种在海水中窒息又拼命挣扎的无力感,是否更加可悲呢?

“我什么都做不了。”他喃喃着。昏睡,苏醒,凉茶,模糊视线里闪过的、切换的场景,日复一日的甜美女声,然后进入昏睡的循环。

“已经拥有,对现实世界的大完整认知,外在信息黏性,完成进度,10%,20%,30%……”

“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想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已经可以记清楚自己在同一个暖洋洋的白昼里循环的次数了。当这句话在病房中回响过61遍以后,护士的声音准时响起。

“李先生,要是有任何问题,电话联系。”又一次,声音甜美而平和。

这一次,看着纯白色身影从病房门口消失,他终于将目光锚定在那部座机电话上。

老李似乎没有其他选择。凌晨时分,他的指尖开始挪动。

（三）

他仔细感受着光滑的机身在指尖的触感,仿佛这个20世纪末的古董有着非凡的磁力。更有意思的是,护士叮嘱了无数次电话,却没有一次告诉他号码!

他随意地在转轮上拨动了几个数字,肾上腺素开始飞快地上涨,加速的心跳将他变成了做着数学测验的学生——不知道正解,胡乱套着公式,还带有非凡的自信。

“嘟——嘟——嘟——”

机械音响,宣判了这场刺激旅行的死刑。

冰冷的回音在耳旁渐渐远去,他甚至已经开始自我安慰:也许人家每次走的匆忙,自己又一直没有露出意愿,下一次主动问起人家的号码,或许能……

眼见着唯一消磨时光的可能性被扼杀,他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拿床头早就备好的凉茶,几乎是下意识的抿了抿嘴唇。

“先生您好……”

通了!

（四）

老李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女孩了。

抑或者说,他已经记不清上一次与女孩见面是什么时候了。

上一周的电视使用时间到达了81个小时,其中包括轮船在红海失事,马里亚纳海沟出现坠机零件,美国两院换届,法国抗议人种歧视游行,南朝鲜军事基地与当地民众的严重冲突……

电视上报道的所有事件,都明确地传递着一个相同地信息:你不是最惨的那一个。

虽然老李不再和护士聊起欧美的各类新闻,但也会时不时由外在世界的苦难回忆起自己的一点过往,往往没想起什么细节,就先感受到内心涌起的伤感。

为什么,会有一种莫名的惆怅呢?

过去与现在好像隔着纱布,朦朦胧胧之间,只能窥得碎片似的样貌,努力去回忆只能带来无法理解,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情绪。这逐渐成为了老李病房生活的禁区。

幸好——还有电话线。长时间勾起手肘的动作已经练就了老李的肌肉记忆,每一段电视感官刺激之后,不管有多么的空虚,多么的惆怅,只要拨通电话,所有的一切,都不存在了,他畅游于粉红色的泡沫中,尽情抚慰着自己。

电话那头的女声似乎不知疲倦——如果挂断之后继续空虚?那就增加时长。很快,老李的平均电话时间就加到了6.5个小时。

“目前阶段确诊为试验方案实施成功,建议……留守观察一段时间后……标定为模仿范本……”

今天老李约了小护士见面,据说是以前的亲人想念老李,特地托了护士的关系,来见老李一面。

“电话线的主动性……彩色电视……娱乐新闻……感官刺激,高度配合,后续时间持续增长……”

女孩依旧是那张好水果一样微笑的脸颊,不一样的是,这次老李听不到鞋跟的节律,也并未发现她身后跟着所谓的探病者。

她的回应如微弱的电流,刺激着他全身的神经——那种火焰被浇灭又复燃的快感,让老李日渐平稳的心律陡然一颤。

他努力扼制着兴奋的下颚,想要让自己听上去更加沉稳。

隔着一根电话线,老李心中的高压水阀终于坍塌了。那个听到耳朵起茧子的声音居然在脑海中具象成形。

她不再是圆融的一片苍白了。

老李开始了滔滔不绝的诉说。中年家庭的负担,老夫老妻的嫌隙,儿子在外的担忧,物质生活的下降,柴米油盐醋,那些被美化为烟火的鸡毛,全部被吐了出来,汹涌的浪潮高过了情绪的山头,几乎要将电话那头淹没。

出人意料的是,原本一问三不知的女孩居然出奇的善解人意,电话那端,女孩的话,涓涓细流般流淌而出,听那口吻,几乎就要令老李误以为是唱着摇篮曲的母亲在哄弄婴儿。一夜未眠。

他感慨于女孩和自己儿子极其相同的身世,又瞠舌于同样是负债的家庭背景。面对面交谈时,他从未觉得女孩有多可爱,但如今,对方的故事却在电话那头变得具象,令他几乎分辨不清现实与故事的边界。

更关键的是,两人对谈的尾声,他几乎已经忘了自己原本打这个电话的目的,就像一只冰锥的棱角,被幽蓝色的火苗缓缓舔舐,那些消极的情绪:焦虑,无奈。懊恼,悲伤,全都融化了。不知不觉,虽然不清楚原因,老李的嘴角抹了一丝不易令人察觉的微笑。

如果非要说美中不足,那便是这个小姑娘惊人的阅历——老李从未想到,一个和自己一样鸡毛满地的女孩,有着游历欧美的“曾经”:美利坚,英格兰,加拿大,新西兰,澳大利亚,先锋艺术,巴洛克流派……

那些陌生的名词,包围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新世界,他平生第一次感受到,那些原本只是涌动在电视屏幕上的词条,距离自己的人生那么近。

拂晓时刻,老李终于露出了疲惫的神色。不是因为熬夜,而是他感受到了自己与女孩的沟通之间,隔着天堑。

于是从这天起,老李养成了除了“凉茶,电话”以外的另一个下意识的习惯:看电视。

“电话情绪依赖……在抚慰效应下显著提升……”

老李热切地向女孩挥挥手,却发现自己并不能很好地控制手部的肌肉,
“早跟你说了,有什么事情电话里讲清楚不好吗……”

“电视黏性实用度……完成进度……高度达标……”

女孩笑咪咪地从怀中拿出一个黑白两色的相框,中间镶嵌着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随即又调整了电视投影与音响,转过身去看看老李。

“现实与虚构,边界彻底消除,数据完整度不到百分之一……

男人抬起空洞的双眼,慢慢的看着那尊遗像里有几分熟悉的脸,那人物,在电视的灯光下好像会动……笑话,自己只记得女孩的声音,连护士的样貌都不清楚,眼前这个人……会是谁呢?他心头猛然一颤。

渐渐的,有什么东西从他的瞳孔里消失了。

“外在信息黏性,百分百生效……转录正式样本……立案成功……”

这是老李昏死前的最后一次病例报告。

他的嘴角抹出恒久的微笑。

（五）

“我是穆斯塔法,亚洲区的首席执政官。”

年轻的官员领着记者,透过幽蓝色的消毒蒸汽,穿梭在一道走廊里。对于这次记者的秘密造访,他充分展现了侃侃而谈的特长。

“这个基地是最早定标运转的几个范本之一,来,我带你到处转转……一楼的监控室,那可是好地方……”

记者刚踏入室内,看着全息影像,就惊掉了下巴。

一千个病房,一千个虫茧一样的巢穴,一千根蛛丝一样的电话线,缠绕着,盘旋着,从不同的门口穿出,纠缠在一个核心处理器上。

一千张长相不同的脸,同一个痴呆而空洞的表情,用着同一个手握电话的姿势,看着一千部不同的低俗电影。

那个闪烁不定的中央处理器,高效运转着甜美的女声,通过电话线传回每个房间。

“这个基地为了保留21世纪旧时代的情调,不比别处,还是采用了最原始的电话线,没有电幕。但是考虑到25世纪的资源短缺,原本用于控制神经元的凉茶改成了空调出风口的化学喷雾……”

绝对第一手资料,出自领导口中,必然正确。记者着急地记录着,看到穆斯塔法示意,识趣地收起了袖珍摄像头。

执政官似乎对这样的行为浑然不觉,自顾自地说了下去。“自从22世纪普遍推广项目以来,筛选范围就已经足够规范了——经济能力,家庭背景,政治资源,智商才华,不合格的将不具备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由国民卫队亲自羁押——在这里,他们消耗的社会资源是最低限度的,却能享受到无痛的一生……说实话,我还真有点羡慕他们,不用背负执政官的责任……”

记者显然没有领会到领导多愁善感的发言,而是不合时宜地排列马屁:“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世界资源在人口暴涨下依旧合理分配地原因!”

“啊!”

穆斯塔法戏剧性地半掩住面容,望向远处一间充斥着呻吟声的病房,“30107号的病人需要新的感官电影了,你知道的,以前有一本旧书叫做《圣经》。我们原始的欲望在这些病人这里根本不需要抑制,因为足够低级……”

但就连这位伟大的执政官先生也不知道,那种欲望,被21世纪的先行者们歌颂为——夏娃夫人。



图 / 罗雯静

The Ballad of the Pirouette

文 / Liv Amelia Fern

Aurora lifts the mug to her lips, letting the smooth earl grey glide down her throat. Instantly, she feels the warmth flooding her insides, soothing her senses and numbing the nerve wreckage ever so slightly. The amber liquid has always acted as her comfort. The first inhale of the sharp yet subtle scent of bergamot never fails to ground her back to reality, tethering her to be present as the persistent fog of doubt continues to blind her.

She opened her eyes to the assaulting the hustle and bustle surrounding her.

It was a busy morning shift, with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eager to get their caffeine fix for the day. The lady behind the counter knew Aurora well by now; she was, after all, one of the regulars. The lady knew the customers who wanted a friendly morning banter and those who just wanted to be on their way.

Aurora fell in the latter category.

Still, the lady could not help but note the girl's pale skin and sunken eyes today. Silently, she passed a brown bag filled with raspberry scones, muttering it was an old treat from yesterday as an excuse. Aurora smiled at the kindness, yet she knew it did not reach her eyes.

The dark circles under her eyes had always been present. It was a testament to how hard she worked in the studio, each pirouette and arabesque a testament of her own body's limits. Exhaustion tugged at her limbs, yet she forced herself to sway to the soft music, moving in perfect harmony driven by the silent rhythm no one else could hear.



图 / 刘璐嘉

Sweat clung to her, resembling a second skin. She couldn't stop.

She wouldn't stop.

Yet, it seemed that her arcs of determination and persistent taps of pointe shoes were all for nought. The lead role for the upcoming Nutcracker show had been given.

And it wasn't her.

She existed in a trance-like state, lingering over the cold saucer of tea until 7:30. Instinctively, she wondered if no one would notice her absence in practice today. It would certainly be a way to save face. Shame crept up her face, and her throat tightened.

All the other girls were given lead roles. Multiple times even.

Aurora felt her chest being pulled inwards, shrinking around the invisible weight she was carrying. She blinked rapidly, squinting at the edge of the café's ceiling with fawn wooden beams. Her eyes travelled to the clear window revealing morning clouds and spring rain. She focused on the beads that slid down the...

"There you are,"

A blur of colour waltzed towards her, accompanied by the familiar scent of jasmine and peonies. Aurora looked up slowly, raising an eyebrow at her friend.

"How on earth did you find me, Elaine?"

Her friend looked at her strangely, before making a face at the cluttered table in front of them like it had personally offended her. "Where else would you be?"

"The studio?"

"After your silent breakdown yesterday?" asked Elaine simply. "I don't see your costume or pointe shoes. It's not hard to guess you're skipping Madame's wrath today,"

Aurora tipped her cup around, eyeing as the amber liquid sloshed from side to side. Despite Elaine's friendly demeanour, she knew her friend came with purpose. Beneath the warmth of her friend's laughter was a sharp mind, always observing, always calculating.

Elaine's cleverness had always been concealed in the ease of her manner.

"Why are you here?" asked Aurora, albeit a little bit sharper than she intended.

Her friend smiled like the Cheshire cat. "There's a slot for the school's adaptation of Giselle. It's a small performance, not for the usual large mass in the theatre. But still- you should give it a shot. Emotional expressiveness in a ballerina is what they're looking for in Giselle,"

"Is that a compliment or insult?"

"Both. Either way, you're clearly showing me how dramatic you can be right now,"

Aurora gave a half-hearted glare at her friend's direction.

"Think about it," urged Elaine again, "It's better than moping around,"

Aurora drummed her fingers against the wooden table, contemplating the news. It wasn't much, but it'll give her something to do at least.

Her aching feet moved on their own accord, gliding against the wooden floors with more habit than grace. Her once sharp arabesques softened into something with less precision, her muscles straining with exhaustion and lethargy.

Aurora stared at the reflection of her own glossy amber eyes, denial beating hard against her chest. She was doing great, wasn't she? Madame wouldn't notice what she couldn't see, would she?

The music continued to swell around her, and she spun quickly. Too quickly. Her moves were mechanical, her expression borderline clinical, and she cringed as she attempted another lousy pirouette. She was trapped in an endless cycle of nothingness, each move was a whisper of insult grating against her skin.

Every leap felt heavier, every turn felt slower, and shadows of desperation began to dance in tune with her. The music increased its tempo, the final act approaching. She forced herself to rise, ignoring the material biting into her bruised and weary flesh. She did a final leap as required.

Aurora bowed her head towards the invisible audience, chest heaving, confidence breaking.

She wasn't lost in the dance. The dance was lost to her.

Aurora looked up to find a pair of beady eyes staring at her.

Madame's office seemed innocuous enough.

A crackling wine-coloured hearth burned the oak logs near her, bathing the room in a soft orange glow. Aurora risks a glance at the stoic madame in front of her, before reverting her eyes to the many bookshelves surrounding them. Her eyes traversed the abundance of spines, each varying in colours and age, before returning her eyes to the hearth.

She had long admired a flame's natural dance. Though harsh, the dancing flame held a story of its own. It was one filled with battle and chaos, but within the kindling, a story of fiery determination and tender longing. It reminded her of herself, or at least what she had been before.

"Aurora,"

The girl looked up sharply.

The madame stared at her with an intent expression, a frown marring her usual blank features. "You know why you're here, yes?"

Aurora slowly nodded. It had after all been an open secret at the academy. If you were called to the madame's office, it was either for acknowledgement of splendid work, or punishment.

She knew she was called in for the latter.

"Your practices lately had been mediocre. While I sometimes turn a blind eye to these defects, your role in the upcoming recital makes it hard to ignore,"

Aurora hung her head in shame.

"You were one of the most dedicated students, dear," the madame added, "I do not wish to see another star die before making its debut,"

Aurora knew she should've held it in, but she couldn't.

"Then why-?" she began, raising her head to meet the madame's eyes. "Why was I never given a chance for a debut?"

The madame blinked at her before understanding flooded her features. "You...you were upset because you didn't get the lead role for The Nutcracker?"

Well, if the madame put it that way...

It sounded like she was a whining child.

"Not just the nutcracker," replied Aurora defensively, "It was every production the school ever had. All of my peers were given a chance, and I've never- not once-"

"Enough," the madame interrupted sharply.

Startled, Aurora looked up to the madame's unwavering gaze.

"Do you think life comes without struggle? Without pain?" the madame spoke firmly, yet not unkindly. "Every stumble, every ache, is a part of your journey. Your moment will come. But until then, you need to go on,"

The madame stood up silently, before walking towards the great windows behind her.

"Do what you love, love what you do," the madame started, "But most importantly, with all your heart, give yourself to it. If you do so, I will ensure you, that your moment will come,"

She barely remembered herself before the stage.

Failure had visited her a thousand times, but she had learnt to welcome it, letting it fuel her fire rather than snuffing it out. She stared at the backstage mirror, and a smile curved on her lips. Fiery determination burned in her eyes.

She wasn't there yet, but she could see the dancer she wanted to be.

Aurora entered the stage, full of life and vitality as she danced with pure radiance.

An illuminating and captivating figure, she embraced the music's tune and twirled, letting its soft melodies wash over and take control of her movements. She spun delicately, her movements flowing with a startling grace and poise rivalling nature's beauty. Her essence slowly melded into the symphony, and she looked up to the audience shrouded in darkness with confidence.

She danced and danced, letting her body obey the music with the same intensity as the fierce will in her heart. Her pirouettes were enchanting, her entire being moving with a purposeful and powerful clarity. Her dance conveyed a sense of wild abandon and madness, yet maintained control and precision in her movements. With each stride and twirl she made; it became painfully clear how her emotions were unleashed in this heart-wrenching dance, her passion in each step apparent in meaning.

She danced with a demanding tempo, flattering grace her constant companion.

Perhaps this wasn't her grand moment, but it was hers to enjoy.

Her steps quickly became haste, her midnight hair fluttering wildly against the wind as she continued her punishing pace, synchronizing with the music's tempo.

She could feel the audience's eyes on her, their attention unwavering and intense. Yet, none of it mattered to her. It was her moment. She danced for herself.

As the song ended, an unfamiliar rush of adrenaline filled her soul. With a final leap, she fell into a practised heap on the wooden floor. Her chest heaved, and she held her position for a moment longer. It was done. Her dance, her moment of victory.

Aurora barely heard the thunderous applause that followed almost immediately after. Her body was still humming with energy as she exited the stage and was still tingling when she was showered with hugs and excited chatter.

A warm hand touched her bare shoulder, and Aurora looked up to a figure smiling warmly.

"I think," the madame began, her voice full of promise, "We just found our lead for the next production."

纪录
Documentary



文艺副刊作者对谈会： “虚实交叠”与“眼眸映照”



文艺副刊作者对谈会： “虚实交叠”与“眼眸映照”

编辑 / 刘璐嘉、童溢

审核 / 惠诗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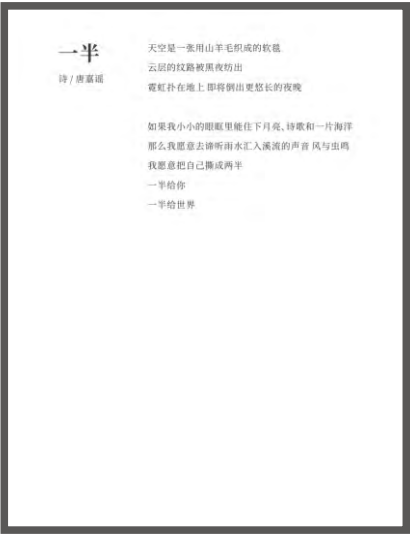
刘冠岩教授在与作者们交流(刘璐嘉/摄)

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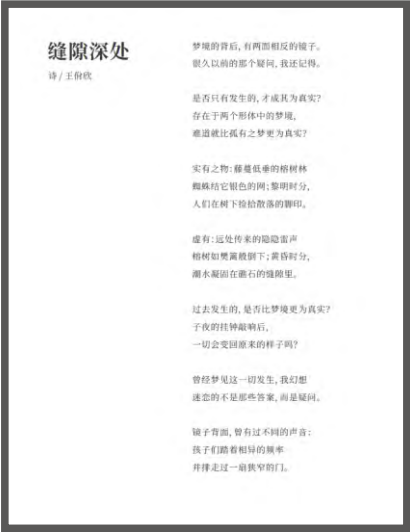
过往的文艺副刊, 常将焦点集聚于作品本身, 文字静默陈列, 供人评赏, 而却未曾深入探寻背后的创作者的所感所思。而今, 我们欲打破这一传统局限, 邀请大家与我们一道走进创作者的内心世界。在这次的对谈会中, 刘冠岩教授将以主持人的身份, 与四位学生作者——阮亦心、王伯欣、张其嘉、唐嘉谣一同, 分享她们创作的源泉与故事, 揭示那份繁复杂的文字背后, 如何蕴藏着独特的情感与思考。此次对谈的契机, 源自于刘教授在撰写《文艺副刊》上一期发刊词时, 深受其中作品的启发与触动, 进而提出了与作者们面对面交流的设想。在刘教授与四位作者的共同支持下, 《神仙湖畔》以“虚实交叠”和“眼眸映照”为主题, 举办了这一场充满温度与深度的对谈会。希望通过这种跨越文字与心灵的对话, 让这本文艺副刊更加丰满, 打破纸面上的隔阂, 带来更具生命力的互动与共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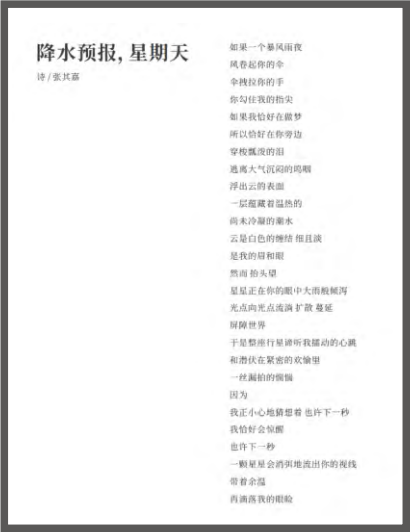
阮亦心的散文《屋》



唐嘉瑶的诗《一半》



王佾欣的诗《縫隙深处》



张其嘉的诗《降水预报, 星期天》

刘冠岩教授：

这次文艺副刊中的作品让我感到惊喜，尤其是阮亦心、王佾欣、张其嘉、唐嘉瑶四位同学的作品，我从中读到属于她们自己独特的声音。

比如我在读阮亦心同学的散文《屋》时，起初并未完全理解，但再读时我就体会到她虚实交叠的写作风格。她会将记忆中的一个景加之以联想和想象，让各种思绪交织在一起，构成其独特的叙述方式。

而且四位同学的文字读起来自然流畅。像王佾欣同学的诗《縫隙深处》，很巧妙地利用画面和声音，层层深入地思考探问。此外，其作品的画面感都非常强，意象的运用也很新颖。比如张其嘉同学的诗《降水预报，星期天》，还有唐嘉瑶同学的诗《一半》和小说《汤》，都运用很多生动的语言使读者得以身临其境。

四位同学的作品虽然各不相同，但我在精读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共通之处。阮亦心与王佾欣的作品都运用了虚实交叠的手法，而张其嘉与唐嘉瑶的作品中都运用了“眼眸”意象。因此，接下来就请她们分别以“虚实交叠”和“眼眸映照”为主题与我们分享她们的作品。

虚实交叠——现实与虚幻的距离

阮亦心：

首先想和大家分享一段我非常喜欢的文字——作家徐则臣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时发表的获奖感言。在徐则臣的眼中，大运河是他的写作中最忠贞可靠的背景。从童年时的亲密玩伴，认识和想象世界的方式，到成年后的写作资源，在时空的交杂、历史文化的交错当中，一个沿着运河展开的世界，一个古老而辽阔的中国跃然纸上。

一条存在于故乡的河流，以及与河流有关的记忆，成为作者的精神根据地 and 归宿。在过往的几年，我也致力于在人生漂泊的底色当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一条河流，但始终难以寻得。不得不承认，我是一个贫瘠又匮乏的现代人，但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些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里的琐碎记忆构建起了一种朦胧的归宿感，一种精神的依托和故乡意义的扩展，因此我创作了这篇散文《屋》。

与大运河不同，“屋”是一个虚幻的意象。在最初写作的过程中，我本想用这个虚幻的“屋”作为串联，写出所有带给我意义和归属感的人和事为纪念。但写到最后，我却发现自己很难从那种带有淡淡的哀伤，对过往的迷恋以及孤独游离的情感当中抽离出来。我没有属于自己的那条浩瀚而具像的



大运河，只有在向往乌托邦和寻求故乡中浮现出来的，现代人的茫然和归属无依。

因此我在结尾当中写道，“我始终无法找到那间房屋，容纳个体成长的精神轨迹，家乡与城市的文化印记以及时代的疑难和局限。”我也希望通过我的这篇文章传达出这样的思考——是否有一日，现代人不再认为自己在灰白的现实里踽踽独行，迁徙不定。人们的生活不再孤独与割裂，心中的“屋”也不再是建立在乡土文明上的那个精神朝圣之地，而是与时代同行的现实立足之所。

关于我对“屋”的图像的建构——我希望将这个虚幻，但囊括多重含义的“屋”立体化。因此我需要将现实所见的场景，回忆中的场景，想象中的场景以及我自己情感的游离和扩展结合起来，才能创建出一种虚实相生的美。

我最先描绘的是新家，现代住宅的巧思和景致，过渡到城市建筑的风景和韵味，这是具象的城市中的屋。接着是我从童年的写作记忆，到颠沛流离的求学过程，这里的“屋”是个体精神世界的建构之所，图像存在于我的回忆和想象之中，具有强烈的情感色彩。随后，我侧重描绘家和家乡的画面、与亲人之间的回忆，以及出身之地与精神故乡在我身上的不同印记，这里的“屋”是归属地，也是我渴望寻觅的理想国与乌托邦，此时图像呈现出现实生活与文学意境相互对照的特点。最后，我思考在现代城市的空间当中，人与人之间连接与共鸣的方式，或是在城市文化客厅，或是在咖啡馆和艺术空间。这里的“屋”是现代人获得地域认同与精神交互的场所，这里的图像又回归现实，具有现代性特征。

最后，我想谈一谈我的作品当中虚实交叠的特点。在我描写个体成长轨迹的部分中，虚与实的对比非常突出。由实转虚，由事到情，遵循一种从描述到抒情到议论的结构。我从童年写作的真实书房景象写起，到我对写作的热爱，再到对不受社会打扰的一种孤独而真空的童年状态的怀念。我写到：“感受时间在人群流动的足音里与我的想象力作伴。”接着转入一种对时代进展的感慨：“时间总是将个体记忆与时态进展错位，留下往日斑驳的阴影。”以及我对个体成长当中黑暗与矛盾面的剖析，“我的精神之屋是叛逆的发源地与浪漫之屋，想象编织的虚无解放。”

从白玉兰盛开到漫天雪舞,时间的推移和过渡背后,是我从个体生活迈向群体生活过程中内在精神世界的转变。我由冬日花园的雪景联想到瓦尔登湖的梦境,并讲述了我在求学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和限制。在这里梦境破碎的过程是虚写,我再一次剖析了这种矛盾的无力感。我渴望阅读那些充满繁华和诗意的文字来填补梦境,并发现写作解决不了自我和人类的现实困惑。在这两段文字之中,我用了一些哀而不伤,又带有虚无浮华之美的文字来描述意象,希望传达出一种虚幻无常,遭受外界侵袭的感受。

另一个虚实交叠的部分是我从现实故乡到精神故乡的过渡。记忆中的家乡只有对实景的回忆,它是“黄梅天气浸着泥浆的青石板路,台风过境滩前起来的白色大浪”,没有归属感和文化符号的印记。而精神故乡则是完全虚写,是沈从文审美世界中“古朴湘西的白河,桃花处沽酒撑船”,这里的“屋”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描绘,是“充满超越感的集体记忆和原始意象”“生命终极幻境处那一帧永恒的房屋”,反映出虚实空间的转换与我内心感受的变化。

刘冠岩教授：

阮同学的讲述是从她的个体出发的,但是她的散文其实也反映了整个时代背景——中国不断推进现代化的进程,时代变化无常,人们常常迁徙。阮同学对这一切的呈现方式是很独特的。我刚看这篇散文时,其实并没有理解她想说的意思,读了两三遍后才顿悟,这是她独特的说话方式。她看到一种景象就会自然联想到记忆里的家乡,各式的想法自然而然地涌现出来。这是她独特的声音,而非刻意经营的,从非常顺畅的文字中便可见得。在她的写作中,你会看到很多画面不断地流转,然后又能构成她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这是我们一般不会涉及的写法。后来我跟阮同学谈论时,她也告诉我,虚实交叠并非有意为之,直到我这样分析她的作品时,她才意识到,似乎确实存在虚与实的描写。这是非常有趣的谈话,因为作者本身并没有太刻意进行这样的写作,在完成后却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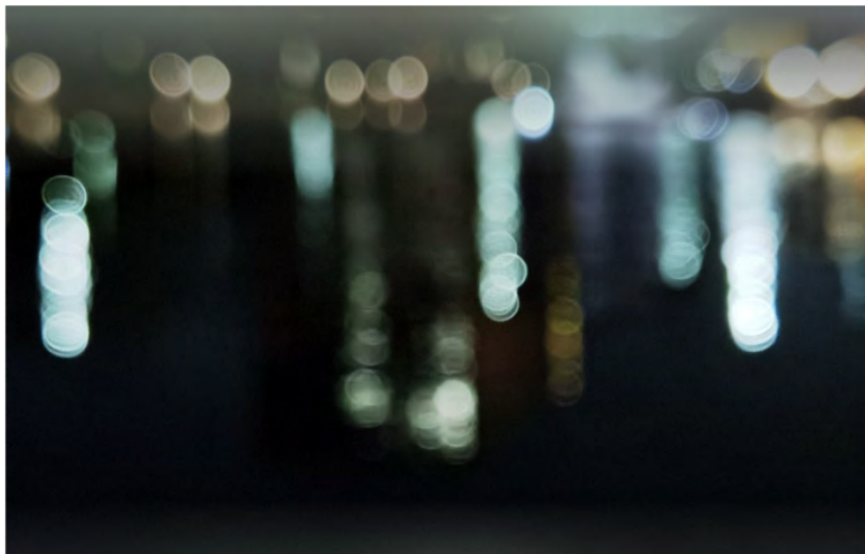
王侑欣：

首先感谢刘教授对我作品的解读和认可。其实在此之前我并不喜欢这首诗,因为它完全局限在我的脑海当中,不断地重复同一个问题,却无力从这些追问中跳脱出来。当时我或许是想挑战“过去发生的比梦境更为真实”的命题。诗中暗含的一幕幕场景如今已经淡去,去年冬夜创作诗歌的那个我也已然死去了。纪伯伦说:“诗人是一个退位的君王,坐在宫殿的灰烬里,想用残灰捏出一个形象。”这或许就是过去写作的我,完全局限在自我虚构的华丽与颓圮之中,想要捏造些什么。

《缝隙深处》中有几组对立:过去与未来、幻想与现实、回忆与现实、回忆与遗忘、孤独的欲求与共有的愿望。当时我经历了长时间的挣扎,零零碎碎写了不少片段。一件事情真实、彻底地发生然后结束,它就脱离我们留在过去,心灵也无法将其扭转。但或许这些想法仅在我的脑海中反复出现,就像一个狭小封闭的房间里两面相对的镜子,尽管它们带来的视觉冲击十分强烈。我独自站在房间一角观望,大大小小正反不一的镜像仿佛向远处无限延伸,缩小,直至消失。这时,我注意到镜子上的一道裂纹,才意识到自己看到的一切只是镜像。时刻已到,挂钟敲响了,幻想的世界不复存在,神仙湖畔山坡上的树也已被砍尽……每一个记忆碎片都在即刻间消失。所以“缝隙深处”的,不是回忆、幻想,而更像一种冥想和治疗,是对裂缝里到底蕴藏着什么、对另一种可能的探问。

在试图将脑海中的场景描绘出来,把这些自然的意象“揉”进一个镜子般的结构中时,我也经历了很多探索和灵感迸发的时刻。这首诗的对称结构来源于一次在神仙湖畔散步所见。我看到还未建成的音乐学院楼顶的光透过绿色的网布投在湖面上,觉得这样的结构非常漂亮,就拍下这张照片旋转了90度,然后借着光束的轮廓将之前写的碎片填了进去。其实我的意象起初也不精美,有很多零散又冗长的句子拼在一起。比如一开始人们“捡拾”的并非“脚印”,“潮水”和“礁石”两个意象也是分开的,但在一段强烈的压抑感过后我写下“潮水凝固在礁石的缝隙里”,接在榕树倒下带来的那种冲击感和破坏力之后,也算将这一小节“封住”了。

刘教授在发刊词中肯定我“驾驭文字”的能力,我愧不敢当。诗中大部分



神仙湖面上倒映出的光斑(王佾欣/摄)

的灵感都出于自然,我辨不清它们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如何把握它们。有时我在河岸边或树林里仰头行走,整个世界仿佛渐渐敞开,脑海中会有片段冒出来,而我随手将它们写下;有时内心感受无从抒发,在词义上先堵住了。但更多时候,我是受他人作品和思想的启发,被文字“牵动”。比如我一直对“时间”的概念很感兴趣:过去、当下、未来是否真实,我们又是如何感知的?写《缝隙深处》之前的一段时间,我还被《浮城志异》中灰姑娘童话的片段深深吸引,自发思考起历史与虚构之间的联系,似乎是第一次亲身站在了“虚”“实”的边缘。我也记得去年十二月初在内山书店的一角,一遍遍阅读露易丝·格丽克的《野鸢尾》:“At the end of my suffering / there was a door. / Hear me out: that which you call death / I remember.”还有《卡斯提尔》中几幕看似割裂又相互交织的情景,以及反复探问的诗句:“I dreamed this, does that mean it didn't happen? / Does it have to happen in the world to be real? / I dreamed everything, the story / became my story...”逐渐地,我的抑郁融进了诗人的抑郁,诗人的语言也成为我的语言。试图将自己从内心封闭、怪诞的空间中拉出来,同另一个虚构的世界建立联系,这是多么奇妙的体验。所以,《缝隙深处》其实更像一种“回声”,是对许多经典作品的学习和模仿。

过去我将诗歌视为一种治疗,是纯粹个人的东西。现在我理想中的诗人介于上帝与人之间,是一种“半神”的存在。她沉湎于那些把不住的未知,又试图向人们传达着什么。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写道:“诗歌是自然衣服上无形的幽冥。”很贴切地表达了我对诗歌的最初印象。

眼眸映照——追随作者视线的流转

张其嘉：

刚才刘教授说前两位同学的诗都很难懂,我想说,我的诗一定很好懂。这首诗有点像情诗,但是我认为它更像是一种具有排他性的,自我对于爱的渴望的思索和咀嚼。写这首诗的时候,我家外面正在下大暴雨,这让我联想到流泪。下雨和流泪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类比,我在思考如何把这个类比变得特别一点,于是就写出了《降水预报,星期天》这首诗。

我诗中的图像都是非常简单的,比如从暴风雨夜的雨水和泪水,或是眼眸里星光闪烁。我一直在思考,应该怎样组合这些图片来营造我心目中的意境,使我的诗变得别致。在思考过程中,李渝老师写的一篇文章《无岸之河》给了我很大的启发,那是她对于沈从文《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的反馈。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女人自杀死掉,而有一个男人因为很喜欢她,所以把她的尸体偷偷挖出来,希望通过某种民间偏方把她复活,而另外两个男人则通过不同的视角去侧面讲述这件事。对于这个故事,李渝认为这个故事甚至有点猥亵,但是在沈从文的叙述过程中,不停地在侧面写剩下的两个男人对于整件事情的看法,透过这种弯弯绕绕的写法,让普通的故事增加一种神秘感,情节由猥亵转成了神奇。李渝也就此提出了她的文学观点,“频频更换叙述者,绵延视距,以人物带出人物,用传言引出传言,犹如水河无岸,任随叙述长流迤迤而去。”“这么长距离地、有意地‘观看’过去,普通的变得不普通,写实的变得不写实。”她管这个叫“多重渡引”。所以我在写这首诗的前几行时,其实是怀揣着这样的想法。虽然我最后没有很成功,而是采用了一种比较粗暴拙劣的模仿手法,只把叙述对象进行简单的连接和重复。但我的愿望是把读者快速地带到这样一个不普通的叙述的环境中去。

关于“眼眸”,刘教授方才提到可以跟着一个人的眼睛去看世界。我觉得眼睛除了看到图像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反映隐藏的关系。在诗中我想体现一种空间关系。因为叙事者作为一个渴望爱的人,往往在空间关系里中会把自己置于偏下的位置,而把叙述对象放在偏上的位置,以仰视的

刘冠岩教授：

很难得能够听作者讲述自己的创作过程。王同学说她的诗的创作是在把意象填进对称的结构,但其实并非如此简单。要同时做到意象新颖、画面精美、捕捉到难以描述的情感又存在思辨性并非易事。

王同学这首诗中间两段的意象不仅新颖漂亮而且又在虚与实之间变换着。比如说实有之物“藤蔓”和“蜘蛛网”,它们确实在那里,但又好像很迷蒙;虚有之物似乎都是想象的,但却又很真实。人间的情感不就是如此吗,就像《无题》中写道:“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同样也是用很多意象构成画面,给人一种朦胧之感。

接下来请张其嘉和唐嘉谣两位同学围绕“眼眸映照”这一主题来分享她们的作品。她们的诗中都写到了“眼眸”和“眼眶”,而且跟随她们的文字,你会感觉自己在跟随着一个镜头,不断跳跃,从广角的远景慢慢聚焦到一个特写。

姿态进行叙述。所以我用了“浮出”“往上走”“抬头望”这样的动态描写。最后在看到对方的眼眸中星星突然流淌的瞬间,好像所有的都交织成了网,汇聚成了一个点。因为叙述者是惴惴不安的,所以这种光的倾斜没有办法把握,一切有可能下一秒就会消失。但在这种对比下,这个瞬间似乎超越时间,成为了永恒。

刘冠岩教授：

张同学所提到的李渝“多重渡引”的观点,在她的诗中确实有体现。她写的画面在不断地转,整一首诗在各种巧合中不断推进。从“暴风雨”到“伞”,再到时间一分一秒地跳,从一个大的景物,聚焦到更小的moment,最后聚焦至看到对方眼眸的一瞬间,这样的结构非常漂亮。尤其是她对于moment的感受,一方面觉得美妙而沉浸其中,另一方面却又清醒地知道这只是一个moment。

唐嘉谣：

实际上这首诗是我基于场景创作出来的,因此具有画面感。高考刚结束的暑假我去了云南大理,住在洱海旁边一个公馆的楼上,在那里可以看到整个洱海。有天我看到了很漂亮的晚霞,很多云层叠在一起,而当时我恰好披着一个软毯,所以我就写出了“天空是一张用山羊毛织成的软毯”,这其实是图像和我的感受叠加而成的。然后我写“云层的纹路被黑夜纺出”,因为我从软毯联想到纺织,我想应是黑夜把它纺织出来的。包括我后面写“如果我小小的眼眶里能住下月亮、诗歌和一片海洋”也是我真实在我的眼眶里面住下的东西——当晚的月亮又大又圆,海洋在这里其实指的是洱海。

“我愿意把自己撕成两半,一半给你,一半给世界”里似乎看到了爱情,但其实这并不是一首情诗。很多人都说爱人的眼睛是第八大洋,但是我在这里写的是我的眼睛。这里的“你”并不是一个具象的人,只是一种泛化的、理想化的东西,是一种精神寄托。

接下来我想聊一聊我的小说《汤》,讲述的是下岗工人李兰觉得南方有丰富的机会,想来南方打工,而实际上她在南方也只能当一个小小的清洁工,梦想破碎的故事。小说中李兰的原型是我高中里的一个清洁工。有一次我在晚自习前去食堂吃饭,看到桌子斜对面坐了一个清洁工阿姨。她只盛了一碗白饭,因为她们员工打菜是要加钱的,她觉得吃饭泡汤就好了,可以省钱。我当时听到后感到非常心酸,一天的辛苦劳动但仅有这些简陋的饭菜,这让我心里有一点惴惴的。最后我去小卖部买了一些吃食送给了阿姨。这件事给我的小说带来一些灵感,所以小说中的图像也是真切发生过的。

接下来我想谈一谈我的小说《汤》中的图像和“眼眸”的关系。在小说里我写:“李兰突然想起妈妈的眼睛,平静又温柔,像一潭春天的死水。”我认为一个人的希望破灭了,一个人发现她的生活永远只能枯燥单调无味时,她的眼睛宛如春天的死水。

对我来说,诗歌更关乎自己的感受,而小说则更多是关乎他人的。我用非常喜欢的两篇作品为例解释一下我的观点。第一首诗是《镜中》,里面写:“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便落了下来”。起初我在思考为何梅花代表后悔,我得出的结论是“白梅”和“镜子”给我一种本能的遗憾之感。但我在知

乎上看到了另外一种解读——梅是木字旁,梅花落,便是把木字旁的一横去掉,变为竖心旁,就变成了后悔。一首诗会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方式,这是诗歌的魅力。

而小说更多的是关于他人的。因为小说中会塑造出非常鲜明的人物形象和非常明确的情感态度。比如张爱玲的《小团圆》中的女主角九莉,她一直和她妈妈分居,是一个很缺爱的人,她最想得到的就是见面时妈妈的夸赞。下面这一段是对九莉的描写:

在小说里,女主角只有一样美点的时候,永远是眼睛。是海样深、变化万端的眼睛救了她。九莉自己知道没有,但是仍旧抱著万一的希望。

“嗯,哪样好?”竺太太很服从的说。

“你猜。”

竺太太看了半天。“耳朵好?”

九莉自始至终都没有得到她渴求的东西,在这里大家都能明白九莉想要的是什么,很少存在每个人有不同解读的情况。

刘冠岩教授:

一开始读到唐同学的作品,我就对她的画面感和图像感到惊喜。她写得非常漂亮新颖,我自己也写不出这样新颖的意象。唐同学说她的诗不是在写爱情,而是自然而然写出了这句话。最后这句“我愿意把自己撕成两半,一半给你,一半给世界”非常有意思,如果没有这一句,这首诗就是单纯在写风景,而最后这句赋予了这首诗灵魂。

结语

这次作者对谈会到场的听众寥寥,但是刘教授和四位作者的热情不减,可以说这是一次酣畅淋漓的对谈。笔者在对谈会结束后询问刘教授,听众很少是否会让他感到失望。刘教授却觉得能够有这样一个机会去交流文学,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不必在意听众多少。《神仙湖畔》杂志社希望能够为热爱文学的大家搭建起一小方天地,让流浪的文字找到归宿,让热爱文学的心有地安放。



作者们在分享写作背后的故事(刘璐嘉/摄)

贡献页

特邀作者

李博寒 人文社科学院 助理教授(教学)

投稿作者

吴王禾禾 2024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王侑欣 2022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武思成 2024级 数据科学学院 学勤书院

林之源 2023级 理工学院 厚含书院

蒋子辰 2024级 数据科学学院 学勤书院

张其嘉 2021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陈 滢 2024级 数据科学学院 道扬书院

欧阳紫琪 2024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叶翱宁 2024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

周思祚 2021级 人文社科学院 学勤书院

晏铖熙 2024级 数据科学学院 逸夫书院

LivAmeliaFern 2024级 经管学院 厚含书院

插图作者

罗雯静 2021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蒲严博 2021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贾 涵 2022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刘璐嘉 2023级 经管学院 厚含书院

对谈嘉宾

刘冠岩 人文社科学院 助理教授(教学)

对谈作者

阮亦心 2022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王侑欣 2022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唐嘉谣 2023级 经管学院 厚含书院

张其嘉 2021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封面、封底、绘图、设计

吴 浩

《神仙湖畔》杂志社
The Fairy Lake Magazine

E-mail:fairylake@cuhk.edu.cn

电话：0755-84273523 Tel:0755-84273523

地址：行政楼西翼719室 Address:W719,Administration Building

Copyright © 2025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Shenzhe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次 2025年 2月深圳第1版

Winter 2025 Shenzhen 1st Edition

开本 190mm×195mm

Format 190mm×195mm